第49卷 第6期
2012年11月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Peking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Vol. 49, No. 6
Nov. 2012

评历代咏马嵬诗
——兼议杨贵妃文化现象

王炎平
(四川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成都 610064)

摘 要:马嵬之变以其关系政局之巨及李杨命运之深,为唐世及后世诗人所吟咏不绝。或主要关注国家盛衰之变,伤之亦诫之;或主要关注李杨爱情悲剧,哀之亦惜之。最能揭示马嵬之变政治意义的,是杜甫及郑畋之作。而详写李杨爱情悲剧,沉痛悱恻,则首推白居易《长恨歌》。白诗以能深契人情而传布广远。流风所及,悼伤杨妃之作逾千年而不衰,蔚为文化史上之奇观,形成杨贵妃文化现象。此类作品,虽瑕瑜杂陈,然亦不乏精警之篇,且可藉以窥见人心及世情。

关键词:马嵬之变;唐朝国运盛衰;李杨爱情悲剧;历代咏马嵬诗;杨贵妃文化现象
中图分类号:I20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12)06-0141-09

自唐代以来,历代诗人颇多咏马嵬之作。①分析此类诗作,将有助于我们深入探讨马嵬之变、李杨关系、杨妃命运,以及古今都存在的杨贵妃文化现象等诸多问题。

一

最早咏马嵬事者,为杜甫。唐肃宗至德二载(757)春,距马嵬之变仅半年余,杜甫在叛军占领下的长安,作《哀江头》:

> 少陵野老吞声哭,春日潜行曲江曲。江头宫殿锁千门,细柳新蒲为谁绿?忆昔霓旌下南苑,苑中万物生颜色。昭阳殿里第一人,同辇随君侍君侧。辇前才人带弓箭,白马嚼啮黄金勒。翻身向天仰射云,一笑正坠双飞翼。明眸皓齿今何在?血污游魂归不得。清渭东流剑阁深,去住彼此无消息。人生有情泪沾臆,江草江花岂终极!黄昏胡骑尘满城,欲往城南望城北。

钱谦益《笺》:"此诗兴哀于马嵬之事,专为贵妃而作也。"②"江头"即曲江,玄宗与杨妃曾经游幸于此。诗人睹今日之"江头宫殿锁千门",感叹"细柳新蒲为谁绿",不禁吞声悲泣。首四句紧扣"哀江头"题意,并由"为谁绿"引出所哀之人。"忆昔"以下八句,写昔时游幸之盛,中心是"昭阳殿里第一人"的杨妃。"苑中万物生颜色",反衬开篇所写曲江之萧条。"同辇随君侍君侧",则反跌后面之"去住彼此无消息"。"一笑正坠双飞翼",是写游幸中之乐事,然比翼之折,直递到后面所写马嵬之悲剧,于是由哀江头进而哀马嵬。"明眸"二句,写杨妃之死。"血污游魂",对照上面"一笑正坠",是昔日之乐,生出今日之悲也。"清渭"二句,谓从此李杨生死永隔,一埋骨于清渭之滨,一含悲于剑门以南。"人生"以下四句,呼应首句之"吞声哭",抒写诗人悲情,杨妃之由"昭阳殿里第一人"落到"血污游魂归不得",人生有情,对此能不"泪沾臆"乎?"江草江花岂终极",草绿花红,曲江风景年年如此,岂有终极?则年年对比,触景伤情,此悲岂有终极!"黄昏胡骑尘满城",是国运甚可忧也。诗人至此,惟有还望城北之宫阙,以寄君国之思而已。故《哀江头》者,是杜甫在马嵬之变大半年以后,触目曲江之惨淡景象,为杨妃之

收稿日期:2012-03-13
作者简介:王炎平,男,四川峨眉人,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

① 本文所引历代咏马嵬之诗,皆载于张过、何冰编:《马嵬坡诗选》,西安:华岳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

② 钱谦益笺注:《钱注杜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43页。

死及国运之衰而伤心一哭也。人生有情,哀痛无极,是为唐世第一篇"长恨辞"也。

同年闰八月,距《哀江头》之作仅半年,杜甫在长篇五言古体诗《北征》中,又写到马嵬之变:

> 忆昨狼狈初,事与古先别。奸臣竟菹醢,同恶随荡析。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妲。周汉获再兴,宣光果明哲。桓桓陈将军,仗钺奋忠烈。微尔人尽非,于今国犹活。……都人望翠华,佳气向金阙。园陵固有神,洒扫数不缺。煌煌太宗业,树立甚宏达!

这是马嵬之变以后,当时人作出的最早的评论。诗人称赞陈玄礼的功绩,肯定玄宗赐死杨妃及肃宗北上灵武,以为国家衰危的形势因此而发生转机,唐室中兴开始有了希望。这是诗人从国家大局出发,论定马嵬之变的积极意义。这里,杜甫显示了他卓异的史识。

以上两首诗,为同一诗人在不同时候所作。一作于胡尘满城的长安,其时杨妃惨死不久,国事可伤,故悲杨妃并悲国运,关注的是杨妃不幸的命运。一作于任职朝廷,参预平叛以后,其时收复长安在即,关注的是唐室中兴。时势不同,心境不同,角度不同,故虽同为咏马嵬事,写来却差别甚大。

不过,二诗异中有同。一是关注国运之心相同。《哀江头》中"黄昏胡骑尘满城,欲往城南望城北",与《北征》中"都人望翠华,佳气向金阙",在精神上是一脉相通的。二是《哀江头》中"忆昔"八句,隐含了对于李杨欢娱误国的批评,故主题虽为哀杨妃之不幸,却由乐极生悲的描写,暗寓了这不幸实由李杨亲手造成,因而并不否定马嵬之变。

二

杜甫以后,唐人咏马嵬事者,大抵不出以上两首诗的范围。沿着《北征》的思路,着眼于国家大局,探讨祸乱原因,追究个人责任,以理智发议论,可谓史的角度。其中,如刘禹锡《马嵬行》之"军家诛戚族,天子舍妖姬",是肯定马嵬之变的。如李益《过马嵬》之"世人莫重霓裳曲,曾致干戈是此中",杜牧《过华清宫》之"霓裳一曲千峰上,舞破中原始下来",罗隐《马嵬坡》之"从来绝色知难得,不破中原未是人",皆以杨妃为祸乱原因。至于元稹《连昌宫词》之"开元之末姚宋死,朝廷渐渐由妃子",则是以为杨妃应对"庙谟颠倒四海摇,五十年来作疮痏"承担主要责任。

但也有同情杨妃并为鸣不平的,如同为李益所作的另一首《过马嵬》诗:"汉将如云不直言,寇来反罪绮罗恩。"徐夤《马嵬诗》:"张均兄弟皆何在?却是杨妃死报君!"高骈《马嵬驿》:"玉颜虽掩马嵬尘,冤气和烟锁渭津。"韦庄《立春日作》:"今日不关妃妾事,始知辜负马嵬人!"其中,李益、徐夤将矛头指向了朝廷文武官员,韦庄则隐含了对于玄宗的怨意。

另外,还有专责玄宗的,代表作如李商隐《马嵬》二首。其一首二句:"冀马燕犀动地来,自埋红粉自成灰。"诗人以为玄宗宠杨适以误杨,而又误国自误。其二末二句:"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深刺玄宗色荒招乱,虽欲如平常人家夫妻相保而不可得,语极沉痛。

唐人从政治的立场吟咏马嵬事,论议最精警的,当推郑畋的《马嵬坡》:

> 肃宗回马杨妃死,云雨虽亡日月新。终是圣明天子事,景阳宫井又何人!

作者排开种种纷乱,直揭马嵬之变在转变国家危局中的重大意义。马嵬之变两个结果:一是诛灭诸杨并赐死杨妃;一是肃宗回马北上平叛。诸杨乱政,天下人莫不切齿痛恨。正是在民心军心积怨待发的背景下,上层集团中的反杨势力,才得以策动这场兵变。就天下大势而言,消灭杨氏家族,客观上是除去朝廷中一股最腐恶的势力,是对玄宗后期腐败政治的一次清算,长期积怨的人情得到宣泄。杨国忠诸人是罪有应得。杨妃既是受诸杨牵连,又是代玄宗受过。玄宗以此算是向天下人承担了失政的责任,因而得到天下人的谅解。这是昨日之非的结束。肃宗回马北上,改变了潼关失守以来唐朝廷完全被动的局面,展开了肃宗领导平叛的前景。这是今日之是的开始。故马嵬之变,虽杨妃殒命,玄宗悽惶,但在当时,实有如雨霁云开,政治天空变得澄明了,国家大局变得有希望了。

杨玉环是在开元二十五年(737)武惠妃死后,于开元二十八年(740)入宫的。其时,玄宗已

经倦于政事，耽于逸乐，李林甫乱政已经开始。她虽宠冠后宫，却没有政治野心。在唐代得宠后妃中，是比较安分的一位。但纵容诸杨横恣，悉心保护杨氏家族利益，与玄宗皆肆意奢纵。故玄宗由明变昏，非关杨妃；然玄宗后期腐败政治加甚，她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她虽罪不至死，却也不是完全无辜。马嵬之变中，她既是因为诸杨罪恶盈满连带受祸，又是因为玄宗失政，需要向天下人有所交待，因此成为牺牲。她的死，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众怒。她死后，由于其罪不至于死，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引起人们的同情。由于她是代君受过，在当时起了转变危局的作用，有些人因此称赞她，甚至对比着指责满朝文武。不过，终唐之世，凡有咏马嵬及杨妃者，于马嵬之变皆持肯定态度。

三

唐人咏马嵬之作，以白居易《长恨歌》为第一名篇。

浦起龙《读杜心解》卷二之一引苏黄门语："《哀江头》即《长恨歌》也。"浦以为："黄门之意，谓与《长恨》同旨。"①这是沿着《哀江头》的思路，从人情的角度，关注李杨尤其是杨的悲剧命运，于伤悼中婉讽玄宗。

通观全诗，"尽日君王看不足"以前为第一部分。首句"汉皇重色思倾国"，揭出长恨之根。"倾"有倾动、倾倒意，"倾国"即绝代佳人。"倾"又有倾覆意，爱之不以其道，遂致倾覆之祸，国家衰乱，佳人亦死。此句笼盖全诗，而一篇大旨即伏于此。"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选"是李选，在李是"思倾国"即得倾国；在杨是既为"天生丽质"，自难见弃于"重色"之君王。对照他日马嵬之"君王掩面救不得"，则爱之者竟是弃之者，其故何在？"回眸一笑百媚生"以下，至"尽日君王看不足"，铺写李杨欢爱。有此日之欢极，故有他日之悲极。盖宫中愈欢，天下愈怨也。悲剧之酿成在此，长恨之必至在此。第一部分明写欢情，暗寓悲因。

"渔阳鞞鼓动地来"，写安史之乱仅此一句。盖诗人所重，在悲剧之因；诗人所责，在李之废政；诗情所系，在李杨之长恨。然此七字实有千钧之力，全篇诗意由此逆转。此句上承"看不足"句，下接"惊破"句，不但写乐极悲生，写乐为悲因，而且悲与欢竟是转瞬间事，岂不可怕？能不深思？"宛转娥眉马前死"：一代红颜，至此尽矣。然而生虽有尽，悲却无尽。以上为第二部分，在全诗中为过渡：由欢过渡到悲。往昔之欢是欢到至极，此时之悲亦悲到至极。而马嵬之惨死，仅为长恨之始；绵绵之长恨，更在其后也。

以下分写李杨长恨。"黄埃"句至"夜雨"句，写李入蜀途中朝朝暮暮之悲思。"天旋"句至"东望"句，写李自蜀返秦，途经马嵬悼杨。"不见玉颜空死处"，李之长恨在此。"归来"四句，李回宫以后，见物是人非，对景怀人，不禁"泪垂"。"春风"二句：无论桃李花开之明丽景，抑或秋雨梧桐之萧瑟景，触目在在生悲。"西宫"二句：往日之豪华宫殿，今则凄凉矣。"梨园"二句：曾是青春朱颜之梨园弟子及椒房宫人，今则衰老矣。"夕殿"至"魂魄"八句，写李年复一年夜夜悲思。以上为李之长恨。"临邛"以下十六句：由李之辗转悲思，引出方士之上下寻觅。"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写来恍恍惚惚。"中有一人字太真，雪肤花貌参差是"：山是虚无缥缈，人是依稀仿佛，所谓"仙山"，所谓"太真"，真耶？幻耶？读至此，当细思诗人用字之深心。

"闻道"以下，写杨之长恨。"闻道汉家天子使，九华帐里梦魂惊"："梦魂"二字，见杨思心不宁。"惊"，不承望其至而竟至，写杨意外之喜。"揽衣推枕起徘徊"：由惊喜而揽衣，而推枕，而起身，一连串急促动作，见出其急切之情。然而徘徊矣。"徘徊"二字，写杨由乍闻使至之惊喜，转为回念往事之深悲。她的行为，亦由急速转为迟疑。此七字写杨瞬间情与态之变化，细腻而传神。生前之欢爱，马嵬之伤惨，仙山之悲思，一时都到心头。百感交集中，不禁徘徊矣。故此句前五字三个动作为一层，后二字一个动作为一层，读时须字字斟酌，方知诗人用笔之妙。"云鬓半偏新睡觉，花冠不整下堂来"："新睡觉"承前"梦魂惊"，接后

① 浦起龙：《读杜心解》，北京：中华书局 1961 年版，第 249 页。

"下堂来"。则是杨虽曾徘徊,而竟未梳妆打扮,见其一心在李。"风吹仙袂飘飘举,犹似霓裳羽衣舞":写杨绝世姿态仍如往昔。这是未经妆饰的美,回应"天生丽质"。当时以"难自弃"之丽质,"一朝选在君王侧"。又回应"缓歌慢舞凝丝竹"。可是,当时"看不足"之人现在哪里?"玉容寂寞泪阑干":"闻道"之后,未写杨妃流泪,则是"泪阑干"者,梦中悲泣之泪未曾拭去,故啼痕宛在也。足见仙山之杨妃,无日不在以泪洗面也。"梨花一枝春带雨":写悲伤中的杨妃的美,与李白"一枝秾艳露凝香"写欢乐中的杨妃的美,同为写杨形象美的绝唱。"含情凝睇谢君王":对使者如对玄宗,杨心中目中只有玄宗。以下写杨答谢玄宗语。"一别音容两杳茫",对照玄宗"不见玉颜空死处",仙凡虽隔,长恨则同。"昭阳殿里恩爱绝,蓬莱宫中日月长":人间恩爱已绝,恨也;回思昔日宫中恩爱,恨愈甚也。仙山寂寞度日,恨也;而蓬莱岁月悠长,恨则无尽也。"回头下望人寰处,不见长安见尘雾":因思故望,既望而失望。惟见尘雾,则彼此音容仍将杳茫也。"惟将旧物"以下十二句:思之不见,望之亦不见,惟将一直珍藏之纪念物寄情而已。"临别殷勤重寄词",杨一心所重者在此。"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重申当年七夕盟誓生生世世结为夫妇之约。注意"愿"字。当年盟誓,愿也;今日寄语,亦愿也。当李杨悲恨至极时,比翼连理之深深愿,实含天长地久之无限恨。以上为第三部分。先写李之长恨,结果是仙山觅杨。接着写杨之长恨,结果是比翼连理之愿。果能如愿,则长恨犹有尽时。

然而,在全诗结束时,诗人一字一咏,一咏一叹:"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不是比翼连理结束长恨,而是不能比翼连理之长恨比天地长久。故比翼连理之愿,"愿"而已矣。写愿即是写恨。至此,李杨爱情之悲剧深矣。诗以"长恨"名篇,诗的主题即为长恨。而长恨之根,即在"汉皇重色思倾国"。故《长恨歌》者,深悲沉痛而寓戒鉴之作也。

白居易此诗,是唐传奇《长恨歌传》的歌诗部分。陈鸿《传》谓:

> 元和元年冬十二月,太原白乐天自校书郎尉于盩厔。鸿与琅琊王质夫家于是邑。暇日相携游仙游寺,话及此事(李杨事),相与感叹。……乐天因为《长恨歌》。意者,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鉴)于将来也。①

白《歌》陈《传》作于元和元年底,其时宪宗初即位,颇思振兴唐室。安史之乱以来,唐人震惊于渔阳鼙鼓导致的国家盛衰之变,朝野皆喜论开元天宝事,至宪宗发愤图治而形成高潮。《旧唐书·崔群传》载:

> 尝因对(宪宗)面论,语及开元天宝中事。群曰:"安危在出令,存亡系所任。玄宗用姚崇、宋璟、张九龄、韩休、李元纮、杜暹则理,用林甫、杨国忠则乱。人皆以天宝十五年禄山自范阳起兵,是理乱分时,臣以为开元二十年罢贤相张九龄,专任奸臣李林甫,理乱自此已分矣。用人得失,所系非小。"②

按:罢张九龄是开元二十四年事,"开元二十年"误。又,安禄山范阳起兵是天宝十四载事,"天宝十五年"误。崔群之议,把人们探寻祸乱原因的目光由安史之乱转到乱前,转到开元承平之世,以为正是开元后期用相之失,划分了玄宗朝治乱的界限。

白居易的好友元稹,于元和后期创作的《连昌宫词》,在历叙天宝荒纵政治导致安史之乱、造成国家盛衰变化之后,郑重提出:

> 太平谁致乱者谁?

元稹借"宫边老人"之口指出:

> 姚崇宋璟作相公,燮理阴阳禾黍丰,调和中外无兵戎。长官清平太守好,拣选皆言由相公。

至于祸乱原因,"宫边老人"认为是:

> 开元之末姚宋死,朝廷渐渐由妃子。禄山宫里养作儿,虢国门前闹如市。弄权宰相不记名,依稀忆得杨与李。庙谟颠倒四海摇,五十年来作疮痏。③

---

① 引自《白居易集》,北京:中华书局 1979 年版,第 237—238 页。

② 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五十九,北京:中华书局 1975 年版,第 4189 页。

③ 元稹:《元稹集》,北京:中华书局 1982 年版,第 271—272 页。

这其实是元稹关于国家何以由盛转衰提出的看法。崔群之议和元稹之论,反映了当时举世上下探讨本朝治乱盛衰原因的努力。白《歌》陈《传》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创作的。

《旧唐书·白居易传》载:

> 贞元十四年,始以进士就试,礼部侍郎高郢擢升甲科,吏部判入等,授秘书省校书郎。元和元年四月,宪宗策试制举人,应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策入第四等,授盩厔县尉、集贤校理。
>
> 居易文辞富艳,尤精于诗笔。自雠校至结绶数旬,所著歌诗数十百篇,皆意存讽赋,箴时之病,补政之缺,而士君子多之,而往往流闻禁中。①

同传又载白居易《与元稹书》曰:

> 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事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是时皇帝初即位,宰府有正人,屡降玺书,访人(民)急病。仆当此日,擢在翰林,身是谏官,月请谏纸。启奏之间,有可以救济人(民)病,裨补时阙,而难于指言者,辄咏歌之,欲稍稍进闻于上。上以广宸听,副忧勤;次以酬恩奖,塞言责;下以复吾平生之志。②

故元和初年为白居易大量写作讽谕诗之时,著名的《长恨歌》及《秦中吟》、《新乐府》,皆创作于这个时期,亦皆为履行言责、多求理道之作。故《长恨歌》之作,乃是白居易总结本朝历史教训的一次认真的努力。盖李杨乃因误国而自误,故李杨之长恨,自取也。长恨可悲,自取可鉴。悲李杨之长恨,当思诗人垂鉴之深心。

四

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第一章《长恨歌》谓:

> 陈氏之《长恨歌传》与白氏之《长恨歌》非通常序文与本诗之关系,而为一不可分离之共同机构。赵氏所谓"文备众体"中"可以见诗笔"之部分,白氏之歌当之;其所谓"可以见史才""议论"之部分,陈氏之传当之。……故必须合并读之、赏之、评之。③

故白歌陈传,主题一也。陈传不仅明言意存戒鉴,而且于叙事中批评玄宗:

> 在位岁久,倦于旰食宵衣,政无小大,始委于右丞相,深居游宴,以声色自娱。……诏高力士潜搜外宫,得弘农杨玄琰女于寿邸。

又批评杨妃:

> 由是冶其容,敏其词,婉娈万态,以中上意。上益嬖焉。……自是六宫无复进幸者。非徒殊艳尤态致是,盖才智明慧,善巧便佞,先意希旨,有不可形容者。叔父昆弟,皆列在清贯,爵为通侯。姊妹封国夫人,富埒王室,车服邸第,与大长公主侔,而恩泽势力,则又过之。出入禁门不问,京师长吏为之侧目。④

故合并歌诗及传文读之,白陈之创作意图及作品主旨本易明了。然而在流传中,此不能分离之歌与传却因歌诗优美动人而分出别行。后世读者,往往忽略传文,遂使《长恨歌》的影响呈复杂现象。

《长恨歌》是中国诗歌史上第一篇完整叙写李杨爱情悲剧之作,故事悽婉,词情哀艳,不悖于事理,深契于人心,故在唐世,如唐宣宗《吊白居易》所云,已是"童子解吟长恨曲";而在后世,更是一直吟诵不衰。后世文学创作以李杨故事为题材者,莫不蒙其影响。著名者如宋乐史《杨太真外传》、元白朴《梧桐雨》杂剧、清洪昇《长生殿》传奇,其基本故事情节及作品主题,皆与《长恨歌》略同。

《长恨歌》在历史上第一次塑造了李杨的文学形象。虽然作者是以李杨的历史形象为依据,虽然作者写"长恨"意在垂戒鉴,但因是文学作品,自不能拘泥于史事。何况世间颇多关于李杨的遗闻传说,作者有所采择,附益增饰,后半人间天上的描写,尤属虚构。加以详写个人爱情悲剧,淡化社会政治悲剧,而于个人的责任,重在批评"重色"的君王,于杨妃则曲加回护。有关杨的形

① 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六十六,第4340页。
② 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六十六,第4347—4348页。
③ 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4—5、44页。
④ 引自《白居易集》,第235—236页。

象美,李杨爱情的悲剧美,写来情文俱佳,宛转悱恻,令读之者悄然生悲。诗中李杨尤其是杨的文学形象,因而闪烁爱情美和悲剧美的光彩,与李杨历史形象有了区别。《长恨歌》流风所及,后世作者往往关注李杨的爱情悲剧,忽视李杨的历史责任,特别是同情杨、悲悼杨、辩护杨、颂美杨者,越来越多。宋杜佺《题马嵬山下粉》曰:"世间绝艳何代无?杨妃之死真无辜!"明唐寅《题太真图》曰:"古来花貌说仙娥,自是仙娥薄命多。一曲霓裳未终舞,金钿早委马嵬坡!"明秦祖襄《游马嵬四绝》其一曰:"佛堂千古有余哀!"清李羲文《登马嵬坡和林少穆中丞〈马嵬〉八绝句》其六曰:"漫云倾国真倾国,千古兴亡试一思!"清谭光祜《马嵬驿》其二曰:"穷兵早已开边衅,不是霓裳歌舞声!"清赵长龄《马嵬》:"祸端自是君王启,倾国何须怨玉环!"以上诸作,或痛悼杨妃,或质疑杨妃误国之说,或明确指出并非杨妃而是玄宗误国。

至于李杨关系,则批评玄宗负杨者甚多。宋李山节《咏杨妃菊》:"命委马嵬坡畔泥,惊魂飞上傲霜枝。西风落日东篱下,薄倖三郎知不知?"清何承燕《马嵬坡》:"七夕盟言忘不得,牵牛要骂李三郎!"清胡超《马嵬杨妃墓》其一:"凭肩一誓误红颜,掩面何尝惜翠环?到底唐王终薄幸,马嵬曾少竹痕斑。"清方玉润《马嵬怀古》其三:"三郎多情信有无,忍看绝代委征途。六军不发无人管,却把阿环作护符!"

在批评玄宗的诗作中,袁枚有三首诗颇堪玩味。

一是《马嵬》其四末二句:

一样邯郸同走马,慎夫人遇汉文君。

这是说汉文帝虽宠慎夫人,但能听从臣下谏议,不逾礼制,不废政事,故天下治平,而慎夫人亦得保全。从而对照着批评玄宗宠杨妃逾礼并荒废政事,结果害了杨妃。

二是《再题马嵬驿》其四末二句:

只要姚崇还作相,君王妃子共长生。

这是说玄宗之误,不在爱杨,而在不能用贤。在批评玄宗用人之失和奸相祸国的同时,对于李杨爱情悲剧深致惋惜之意。

三是《马嵬》其一:

倚杖营门泪数行,君臣此际太仓皇。兴元一诏三军泣,何必伤心向佛堂!

这是批评玄宗君臣面对兵变束手无计,不如唐德宗在兴元元年面临危局时下罪己诏书以转变国家形势。袁枚认为,如果唐玄宗在马嵬兵变发生以后能下罪己诏书,必定感动三军,则杨妃可以不死。应该说,在历代咏马嵬诗作中,这是一首别开生面之作。

袁枚的看法有道理吗?

古代史家一般认为马嵬之变是单纯的军士哗变,是军心民心积怨爆发的结果。近年唐史研究揭示事变乃是太子集团利用将士愤怒精心策划的阴谋。玄宗罪己,能够挫败这个阴谋吗?

答案应该是肯定的。盖策划阴谋者是极少数人,只要能消解广大将士的怨愤,这极少数人是掀不起大风浪的。毕竟,玄宗曾经造就开元盛世局面,他如能在将士杀死杨国忠之后,下诏明正诸杨乱政之罪,肯定将士诛杨是为国家除奸,主动承担天宝以来种种错误之责,坦陈宠杨妃逾礼废政是自己之过而非杨妃之过,与民更始,回师北上,负起平叛的重任,民心军心都会原谅他的。试看西汉武帝,由于后期好大喜功,外事征战,内事兴作,以致海内虚耗,户口减半,民变纷起。然而晚能改过,下轮台罪己诏书宣布改弦易辙,与民休息,国家危机得以缓和。又如袁枚诗中提到的中唐时期的德宗皇帝,由于处理藩镇问题失策,导致五镇联兵叛乱和泾原兵变。然而他能接受陆贽建议,颁罪己诏书,结果,即便是最跋扈的河北藩镇,也是三军感泣。实际上,尽管发生了安史之乱,唐玄宗也并未失尽人心。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二十三《肃宗一》指出:

玄宗之召乱也,失德而固未尝失道也。淫荒积于宫闱,用舍乱于朝右,授贼以柄而保寇以滋,敦伦伤教,诚不足以任君师、佑下民。而诛杀不淫,未尝如汉桓、灵之榜掠,宋哲、徽之窜逐也;赋役不繁,未尝如秦之筑长城、治骊山,隋之征高丽、开汴渠也。天不佑玄宗,而人不厌唐德。①

① 王夫之:《读通鉴论》,北京:中华书局 1975 年版,第 786 页。

船山此语,洵为平情之论。事实是,安禄山作乱以来,普天下人都殷殷期盼朝廷平叛,如杜甫《三史》《三别》所写,苦难的人民甚至忍受生离死别之苦,家破人亡之痛,为平叛奉献牺牲,真正是"不厌唐德"!所以,如果唐玄宗能在天下人面前主动承担责任,人民不但会原谅他,而且会拥护他的领导,奋力平叛。如此一来,杨妃固然能得保全,玄宗晚年的政治生涯也将重现光彩,而兵变阴谋就会在半途中止。故玄宗在马嵬之变中赐死杨妃,并非为了社稷江山不得不做出的一项痛苦选择。

据《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八唐肃宗至德元载记载,当陈玄礼要求玄宗对贵妃割恩正法之时,高力士劝玄宗:

> 贵妃诚无罪,然将士已杀国忠,而贵妃在陛下左右,岂敢自安!愿陛下审思之,将士安则陛下安矣!①

高力士的话,实是窥见玄宗自私的隐衷,促成玄宗下决心舍弃杨妃。故不但安史之乱的发生,玄宗要负重要责任,而且马嵬之变中杨妃惨死,他也要负重要责任。开元后期以来的腐化生活,销蚀尽他的英雄气概。当潼关失守以后,玄宗一心只在逃跑。当马嵬兵变之时,玄宗固然不愿失去杨妃,但他更关心的却是保全自己,故临危不惜牺牲杨妃以求苟免。不少马嵬诗作责备玄宗负杨是有道理的。

中国古代著名女子,见诸吟咏者不少。然而在如此长久的历史时期里,受到如此众多的文学作者的眷顾,并为之写出如此大量的各种作品,实未有逾于杨妃者。清赵翼《马嵬坡》谓:

> 怜香不尽千词客!

正是这"怜香不尽"的许多词客,以同情、伤悼、颂美杨妃之作,造成了历史上引人瞩目的杨贵妃文化现象。

五

杨妃命运受到世情如此关注,其故何在?推究起来,一是杨妃命运与国家命运相联系,从开元全盛到两京倾覆,令人震惊;从"尽日君王看不足"到"君王掩面救不得",引人深思。这是杨妃命运的史的魅力。二是李杨情爱,本来动人视听;人天长恨,尤足发人哀思。加以杨妃绝代佳丽,已是世情之所重;代君受过,更为人心所深悲。这是杨妃命运的诗的魅力。史的魅力使杨贵妃文化现象具有深刻性,诗的魅力使杨贵妃文化现象富于感染力。"杨贵妃热"历经一千数百年而不消减者以此。诚如清云麟《马嵬驿题壁》所云:"到底美人终不死,千秋犹拜贵妃坟!"

但"杨贵妃热"存在不容忽视的非理性倾向。清洪敬夫《道经马嵬》其五:

> 曲破霓裳死殉君,诗人千载说灵坟。墓碑谁问陈元(玄)礼,只听纷纷骂六军!

到这地步,包括白居易在内的唐人所一致肯定的马嵬之变,也被否定了!至于宋杜佺《题马嵬山下粉》所谓"芳姿丽色竟沦没,却使丑妇争欢呼",则竟是以美丑论是非了!

清袁枚《马嵬》其二:

> 莫唱当年《长恨歌》,人间亦自有银河。石壕村里夫妻别,泪比长生殿上多!

宋以后咏马嵬事者,大多忽视白居易《长恨歌》戒鉴之深意,由同情杨妃悲剧到无视国运与民命。袁枚对此不满,他提醒人们要把目光从李杨悲剧转向安史之乱中无数家破人亡的民众。

又,林则徐《题杨太真墓》其八:

> 藉甚才名《长恨篇》,先皇惭德老臣宣。诗家解释君亲义,杜老而还只郑畋!

虽然林则徐仅以"君亲"之义批评《长恨歌》并肯定杜甫、郑畋有关诗作欠妥,但他要求回到杜甫、郑畋那里,关切国家大局与人民苦难,是不错的。这是清醒地审视杨贵妃文化现象并对之提出了应予重视的批评。

不过,杨贵妃文化现象呈现出来的非理性倾向,实与李杨其人其事具有复杂的内涵有关,不能简单否定。清李文翰《题杨太真墓——步林少穆先生韵》其八谓:

---

① 司马光:《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974页。

一代文章只数篇,言情言义两难宣!

所谓"言情",是从人性人情的角度出发;所谓"言义",是从国运及民生的角度出发。历代咏马嵬诸作中,最早"言情"篇什,为杜甫的《哀江头》;最早"言义"篇什,为杜甫《北征》诗"忆昨狼狈初"一节。杜甫咏同一事,"言情"则悲之,"言义"则责之。杜甫的创作实践,揭示了李杨其人其事的复杂内涵。李文翰"言情言义两难宣"之叹,则反映了历代作者面对李杨其人其事的复杂心态。

杜甫以后,人们大抵不能兼顾"言情"与"言义"。文学作者大多取"言情"的角度,史学作者一般取"言义"的角度。《旧唐书·后妃传序》谓:

> 玄宗以惠妃之爱,擯斥椒宫,继以太真,几丧天下。①

《新唐书·玄宗本纪》赞曰:

> 呜呼,女子之祸于人者甚矣! ……开元之际,几致太平,何其盛也! 及侈心一动,穷天下之欲不足为其乐,而溺其所甚爱,忘其所可戒,至于窜身失国而不悔。考其始终之异,其性习之相远也至于如此。可不慎哉! 可不慎哉!②

两《唐书》史臣,言义而不及情,此为失之一。其"义"又重在唐朝之国祚,而忽略苍生之不幸,此为失之二。专责女祸而不计其他,此为失之三。不少诗人纷纷为杨鸣不平,所针对的,就是这种以杨为"女祸"之说。此乃杨贵妃文化现象中应予肯定之处。

然许多诗人言情而不及义,甚至情与义相悖,亦失。前述"墓碑谁问陈元礼,只听纷纷骂六军",显然错了。又,清崔光斗《咏马嵬》其八曰:

> 嫫母常存倾国死,教人何处说嫱妍!

崔光斗痛惜"倾国"即美人之死,可以理解;然而竟因此不满"嫫母"即丑女之"常存",不是有悖于义吗? 心中只有杨一人之悲剧,却不管国家的衰乱和天下人的苦难,此为非历史的倾向。仅仅感兴趣于杨妃的美色,此为庸俗化的倾向。这是杨贵妃文化现象中不容回避的负面内容。

西汉李延年《北方有佳人》诗曰:"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 佳人难再得!"这是中国文化史上最早极言美女魅力的一篇诗作。三四句谓佳人之美足以倾动一城一国之人。末二句谓佳人难得,所以虽有倾覆国家的危险,也不能顾了。倾城倾国的"倾",就是这样具有双重的含义。正是因为美有倾动人心的魅力,所以美才可能倾覆国家。而在遭遇倾覆之祸以后,当事人依然一往情深。白居易《李夫人》诗曰:"伤心不独汉武帝,自古及今皆若斯。君不见穆王三日哭,重璧台前伤盛姬? 又不见泰陵一掬泪,马嵬坡下念杨妃? 纵令妍姿艳质化为土,此恨长在无销期。生亦惑,死亦惑,尤物惑人忘不得!"此处,白居易明言唐玄宗的长恨,乃在死去的杨妃为一绝美之女子。诗人最后感叹:"人非木石皆有情,不如不遇倾城色!"这感叹,含有对玄宗的同情和理解。

清张问陶《重过马嵬》曰:

> 儿女谁甘负好春? 红闺几见可怜辈? 三郎不合为天子,苦被江山误美人!

又,清袁枚《重题马嵬驿》其二曰:

> 到底君王负旧盟,江山情重美人轻!

张问陶诗同情玄宗"苦被江山误美人",袁枚诗批评玄宗"江山情重美人轻",态度虽然不同,但都着眼于玄宗在江山与美人之间作何取舍则同。这也就是古今都在议论的"要江山还是要美人"的两难抉择。张问陶诗"三郎不合为天子",乃谓玄宗身为天子,故不得不重江山,不得不割爱于美人。这就揭出了人的社会角色与其个人感情的矛盾。这是古今中外许多人都不免要遇到的矛盾。唐王昌龄《闺怨》诗曰:"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唐李商隐《为有》诗曰:"无端嫁得金龟婿,辜负香衾事早朝!"二诗所写,皆为事业追求与社会职责同男女爱情之间的矛盾。面对这矛盾,人们往往只能叹惋不置。盖人性有弱点,人事有无奈,人情有不忍也。唐以来以马嵬事为题材的文学作品,绝大多数都采取了同情李杨尤其是

① 刘昫等:《旧唐书》卷五十一,第 2162 页。

② 宋祁、欧阳修等:《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 1975 年版,第 154 页。

同情杨的立场,其深层的心理原因实在于此。谁能不痛惜美丽的凋亡?谁能不伤悼爱情的不幸?此所以历代咏马嵬之作中,"言情"篇什甚多亦较佳也。其中,言"情"而不失"义",如《哀江头》,如《长恨歌》,则为上乘珍品。故杨贵妃文化现象虽兼具史的魅力和诗的魅力,而以诗的魅力为主。"人生有情泪沾臆","情",这是杨贵妃文化现象的本质。杨的形象美和李杨爱情的悲剧美,则是杨贵妃文化现象的基本内容。

On the Poems about Mawei Mutiny in the Tang Dynasty and Later Periods ——A Discussion on the Cultural Phenomenon of Yang Yuhuan

Wang Yanping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4, *China*)

Abstract: Mawei Mutiny with its concerning political situation and the fate of Li Longji and Yang Yuhuan had such a profound influence that the poets in the Tang Dynasty and later periods wrote a lot of poems about this event. Some of them focused on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country, expressing the poets' sadness and giving their advice, while others showed concern for the tragic love between Li Longji and Yang Yuhuan, expressing the poets' sorrow and regret. Du Fu and Zheng Tian's poems about Mawei Mutiny were the best ones in revealing its political significance. Bai Juyi's poem Everlasting Regret could be rated as the top one in writing the Li-Yang love tragedy laden with grief and melancholy. Bai Juyi's poem was so moving that it was widespread. The poem's influence was so great that it was well read for over a thousand years without a break. That is a wonder in the history of culture, forming the cultural phenomenon of Yang Yuhuan. Among the poems about Mawei Mutiny, there were both good and commonplace ones. However, from the excellent pieces, we can observe the people's state of mind and the ways of the world.

Key words: Mawei(马嵬) Mutiny, poem about Mawei Mutiny, cultural phenomenon of Yang Yuhuan

(责任编辑　郑　园)